禮記補疏

禮記補疏叙

三禮之名自漢有之或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或斥周官而疑儀禮以爲非聖人作以余論之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記之言曰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宇文周斷不爲蘇綽盧辯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

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捄民之偏而患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智伏羲神農之時通在折民之愚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蓺貿易之事生羲農之後者知識既啓詐僞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姦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知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通其變而又神而化所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治之極

也禮之經也明明德矣又必新民知止而歸其要於絜矩因天命之性以爲教矣又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歸其要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於大有爲而見其恭己無爲於必得其名而見其民無能名吾於禮器禮運大學中庸等篇得其微焉余鄉讀禮記嘗爲索隱一書西鄉徐心仲將草稿持去已而徐物故莫知所在十數年來專力於易未之計也甲戌夏尋得零星若干條次爲五卷今復删爲三卷皆少作第攷究訓故名物於大道未之能及衰病氣羸亦不復能闡其精微而增益之述其大略於卷首有力能舉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焉

可也嘉慶二十三年歲次戊寅七月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仲軒

禮記補疏卷一

江都焦循學

不好狎注爲傷敬也人則習近而好狎

循按賢者狎而敬之注云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然則此注習近二字解狎字敬即在狎字內狎之正所以敬之乃惟其爲賢人斯可以習近爲敬若不問其人之賢否概以習近爲敬則是好爲習近苟於敬人爲好狎亦爲傷敬故云人則習近人則二字解好字也傷敬謂傷於用敬猶輕死謂之傷勇輕與謂之傷惠正義云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

則是好狎非注義矣夫附而近之至於習其所行所以敬之者至矣惟不問賢否遇人則附近習其所行斯則習所不當習敬所不當敬也

立不中門注中門謂棖臬之中央

循按孔穎達謂門有一臬賈公彥謂門有二臬考玉藻既云君入門介拂臬大夫中棖與臬之間士介拂棖又云賓入不中門賓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然則中棖與臬之閒非中門無疑鄭氏彼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臬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夾臬繫承君言雁行繫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

夾後者後於上介君行兩臬之間近臬上介隨君後
而當臬外大夫隨上介後而當棖臬之間士介隨大
夫後而當近棖雖相隨而斜若雁行故其步趨不相
沿然則君行中門在兩臬之間大夫行棖臬之間非
中門也鄭氏注聘禮引玉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
也以門中明中門知爲門之中非棖臬之間棖與臬
之間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正以兩臬
之中惟君獨行賓不敢並若一臬分行兩畔不可爲
並矣聘禮注又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
亦敬也此與不相沿相發明謂上介尊於大夫大夫

尊於士上介旣拂臬則大夫不敢沿之亦拂臬以致踰其迹故中棖臬之間以爲敬若經文之中門卽棖臬之間則賓不中門大夫反中門斷無此理且大夫不敢踰上介之迹而轉敢踰君之迹非鄭氏義也孔氏玉藻疏引皇氏崔氏以中門卽棖臬之間非是皇崔之說葢以此注言棖臬之中央爲玉藻中棖與臬之間不知棖與臬之間與棖臬之中央文相似而實不同推鄭之意棖臬之中央謂兩棖兩臬之中央也說文半門爲戶兩戶爲門是兩棖之間統謂之門門之司啟閉者爲扉臬則所以介此門者一門介而爲

三必用二梟曰中門則必中於門即中於兩棖兩梟之中央曰中棖與梟之間則中於一棖一梟之間曰闑門左扉立於其中則居扉之中扉自棖而過梟當兩梟之中則扉中又異乎棖與梟之間有時謂之門中猶不必其正中如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云門中梟西閾外聘禮言立於門中以相拜此如室中爲一室之中房中爲一房之中廟中爲一廟之中是亦門爲大名之證若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於道棖與梟之間可稱中門將中堂西楹之間可稱中堂中庭以東

亦可稱中庭矣

則必鄉長者所視【注】爲遠視不察有所問

循按不察謂目眊不明察上從於先生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老故目不明此長者卽先生也

將適舍求毋固【注】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或時乏無

循按下文聲必揚承上將上堂則求毋固必承將適舍將適舍尙未適舍何遽求主人物意與上不屬竊謂求謂求入也主人固辭則可以不適矣若主人固辭吾固請或主人有他故不欲見客或主人以厭惡

疏遠我固請適之戻矣玩下由上堂而及入戶此適舍以在門請謁時言也

長者不及毋儳言【注】儳猶暫也非類雜

循按廣雅儳疾也暫猝也謂不可猝然急疾言之也說文儳儳互不齊也儳互不齊卽非類相雜詩小雅漸漸之石惟其卒矣漸漸卽巉巉衆石之中特高銳而出其名爲卒卽以其猝然也猝然銳出於衆中是非類雜出而儳互不齊也言未及已而猝然以言銳出自見猶石之銳出以自高也非類雜三字與暫義相足

毋勦說注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已說

循按毛詩傳摻擥也廣雅摻操也勦取也釋名操鈔也說文鈔叉取也勦擥摻操取義同鄭以擥訓之又以取明之胡詮禮記傳云勦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杜預云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是謂勦說依是則鈔乃易人之說蓋人說未終而我斷絕其說以爲我說曹氏憲博雅音云禮記無勦說鄭注云勦由擥也謂取人之說春秋左傳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杜訓爲勞是則勦

從刀而勦從力明矣說文刀部無勦有剿云剿絕也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力部云勦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天用剿絕其命今在甘誓正作勦然則毋勦說之剿即甘誓之剿公羊傳云其言取之何滅之也鄭言取人之說以爲己說謂斷滅人之說以己之言篹之訓取訓絕義正相輔若謂襲人之言此乃雷同言之終截取以爲己言與聽其言而隨而附和之均玩承上正爾容聽必恭是聽先生之言時事不待其非恭也此勦字爲廣雅勦取也之勦爲說文剿絕也之剿與勦民之訓勞者迥異曹氏辨之甚精勦之訓

勞與取絕摻擥之義不相合若云以手攬持不免於勞轉爲俗矣

笑不至矧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

循按釋文矧本又作哂說文笑不壞顏曰弞廣雅哂吲咍訓笑一切經音義云哂字書作吲或作弞引三蒼云哂小笑然則哂乃弞之假借笑不壞顏故爲小笑此注訓矧爲齒本申言大笑則見葢讀矧爲齗之假借說文齗齒本也不以爲哂經稱笑不至矧則是微笑不大笑若矧爲哂之微笑是不至矧爲不微笑不微笑是不笑不得云笑不至矧也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〇慎物齊也

循按不讀神農黃帝之書不知鍼灸本草脉訣不可爲醫一醫字已詳審其能讀書知藥物矣然又必祖孫相傳乃不致以紙上陳言誤人生死所爲愼物齊者如此不知醫而徒以三世固非愼徒以其讀神農素問之書而不三世亦非愼彼不能讀書不可爲醫而妄稱爲醫者早屛之不論不議又何問其三世否也濟邱劉記言元人葛恆齋嘗立說以爲醫當視時之盛衰爲損益劉守眞張子和値金人强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

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多加補益愚謂司天在泉素問詳矣而三元甲子以百八十年而周上元風木中元火土下元金水氣化既殊治法亦異非三世不足以目驗知之

雞曰翰音【注】翰長聲也

循按說文翰天雞赤羽也又云鶾雉肥鶾音者也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蓋翰音之名本於鳴聲之長周之典禮專其名於雞雞不一種其雄而赤色高大而肥者應時仰首高鳴用此爲犧故以翰音名之以其用之於郊則稱天雞以其色

赤則稱丹雞以其鳴聲之高則稱翰音實即雞之雄而色赤者今人祀神必擇雄雞之紅色長尾高鳴者仍古之遺非別有異也

鹽曰鹹鹺（注）大鹹曰鹺今河東云

循按水經涑水注春秋成公六年晉謀去故絳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服虔曰土平有溉曰沃鹽鹽池也土人鄉俗引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鹹鹺也

四足曰漬（注）漬謂相瀸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

循按說文瀸漬也字與漸通廣雅染汙也瀸汙猶云漸染也謂瘟疫相漸染今里俗稱牛豕之死爲瘟猶古之遺意也

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爲鶩

循按白虎通瑞贄篇引曲禮而解之云匹謂鶩也注所云說者指此葢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庶人執鶩用以相準故以此匹爲鶩匹之訓爲偶爲雙不知何物故擬之云此偶謂鶩謂兩鶩也非匹有鶩訓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趙岐注云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以匹爲小孫宣公以爲心字之譌是也注稱以

匹爲鶩卽與匹謂鶩同意訓詁之體凡謂之云者皆非定稱也鄭注士相見云庶人之摯鶩此自用大宗伯非易曲禮之匹爲鶩也釋文直音匹爲木正義直云匹鶩也失注義

喪三年以爲極亡【注】去已久遠而除其喪　則弗忘之矣【注】則之言會

術按亡除去三字義相近此注除字解亡字除其喪之喪卽經文喪字經文喪字句三年以爲極句亡字句亡卽亡去其喪故云除其喪去已久遠四字解三年以爲極至於三年喪已極矣宜除去其喪下文作

轉言喪雖亡而心則不忘正義以喪三年爲句以爲

極亡爲句於辭未遠

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注攝猶貸也

循按古訓代爲更訓貸爲假此時夫子使者未至而

冉子以己物將之是假借而非更易故云猶貸也下

云不誠謂假借則不誠實正義用代字意雖不遠而

究非貸字義

未嘗見齒注言笑之微

循按謂大笑見矧微笑見齒未嘗見齒直不微笑也

以爲沽也注沽猶略也

循按儀禮喪服傳冠者沽功也注云沽猶麤也又大功布注云其鍛治之功麤沽之麤沽猶云姑且

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注衎衎爾自得貌爲小君惻隱不能至

循按衎古與侃通說文訓侃爲剛直衎爲喜貌爾雅訓衎爲樂廣雅訓衎衎爲和於是論語侃侃如也孔注訓和樂貌是通侃侃爲衎衎也漢書張敞衎衎履忠進言後漢樊準傳每燕會則論難衎衎此通衎衎爲侃侃也章懷注衎衎爲和樂非此衎爾當通侃處小君喪但形其剛直而和樂之容不存與上大夫言誾誾誾誾

和悅而諍也和悅而諍是和悅與剛直相兼侃侃則但剛直而已詩羔羊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箋云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自得本之節儉正直節儉正直是剛直不是和樂此注以自得解衎爾形其本來之剛直無哀痛亦無喜樂也

銘明旌也注神明之精

循按說文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釋名析羽為旌旌精也有精光也旌之義取於精故以精解旌

般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己字言誰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己字本同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注】毋無也於女寧有病苦與止之

循按此注詳明正義亦了釋文出爾㠯云古以字然則爾以之以本作㠯不得以之以本作已後以不得己作以故鄭明之且云言誰有強使女者與此正摹寫豈不得已之口吻又申言之云以與己字本同謂當時以己二字通用其云僭於禮有似僭於禮承上公室視豐碑僭天子三家視桓楹僭諸侯有似二字

承上嘗有初三字此雖僭禮而嘗行之旣久是爲故事可以似續而行若作機巧則前未之有是可已止者也豈有人强之而不得已止乎注意明白可見人之母指季康之母其毋之毋注明訓爲無毋之爲無猶以之爲已其無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猶云其無以嘗巧則病者乎中複者乎二字乃屬文之法無可疑者自刻本母毋兩字或有譌誤萬氏充宗遂讀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是不讀以爲已而改毋爲母無論非注義而古人屬文頓挫曲折之妙盡失說者或又讀則豈不得爲句以其母以嘗巧

者乎作一句謂以人之母嘗巧指般言般以人之母嘗試其巧則得矣謂以其母以嘗巧指康子言康子以母嘗巧則病矣若然宜云以母嘗人之巧則病者乎今曰以其母非向康子矣公肩假呼般之名又稱之曰爾爾字一氣貫注噫字注疏句讀甚精無容疑貳以己同字余於詩箋詳之

請庚之注庚償也

循按庚同更更代也庚亦同賡此歌彼和謂之賡彼有而我犯之如彼與我我因而償之一往一來更番相代之義也

瞀瞀然來【注】瞀瞀目不明之貌

循按孟子則眸子眊焉趙岐注云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廣雅蒙蒙冥冥眛眛暗也眊瞀蒙眛冥一聲之轉

祭用數之仂【注】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

循按易繫辭傳云歸奇于扐以象閏虞仲翔云扐所揲之餘說文無仂而有扐以易筮之扐解之仂即扐也不曰數之餘而曰數之扐正取揲筮之義易筮以四揲之所餘者謂之扐此制國用之法三年餘一則一年餘三分之一一年餘三分之一則一年所用爲

四分之三合之爲四分是每年所入以四分之猶易
筮之以四揲之也於此四分之外先取一分以爲祭
用如先有扐數二十一而後知得少陽四七之數先
有扐數十三而後知得老陽四九之數故借揲筮之
扐以明之也設如五十里之國爲田萬二千五百畝
畝一鍾鍾六斛四斗共八萬斛以四四數之每分二
萬以二萬爲所蓄以六萬爲一歲經用則無扐惟先
扐一分以爲祭之用譬如先取一萬斛以爲扐餘七
萬斛四分之每分一萬七千五百斛即以此一萬七
千五百斛爲所蓄而以五萬二千五百斛爲一歲經

用玩下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則祭之用有一定之數故先存此數而後四分之其他經用則量入爲出故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然則除祭之外皆因豐耗爲奢儉也喪三年不祭即以每年祭之用合以爲喪之用故喪用三年之仂此雖平述典故而重祭之義於一仂字見之而曰暴曰浩不奢不儉與上文量入爲出下文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互相發明見量入爲出用諸一年經費實不用諸喪祭喪祭之用不因豐凶爲奢儉者也古人雖平叙之文必有精意焉注謂用其什一則在一歲經用之內歲有

豐耗則祭不能無奢儉矣方氏慤禮記解義以數之仂爲一年所用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卽爲所蓄以備凶荒者每年有祭而所蓄僅足充祭而三年必餘一年者何在乎惟仂在四分之外雖極歉之年必先此仂譬如僅有穀一萬斛卽用以爲祭之用而是年經用以三年所蓄者補之

有旨無簡不聽【注】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

循按呂刑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又云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稽從

旨聲此云有旨卽呂刑之有稽博士撰王制時尙無古文葢本今文也謚法一德不解曰簡一則不貳不貳則誠矣故呂刑簡孚並言簡孚有衆屬上其審克之謂五刑五罰宜審克之以誠孚於有衆惟貌說文作惟緢史記作惟訊宜依史記惟訊時其有旨而無簡者不聽訊與聽二字呼應有稽屬下與王制句法合

祭先脾注春爲陽仲於藏直脾脾爲尊　祭先肺注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　祭先心注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　祭先肝注秋爲陰中於藏値肝

肝為尊也　祭先腎[illegible]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為尊也
循按天官疾醫注云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
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賈氏疏云並據月令
牲南首而言肺在上當夏心在肺下肝在心下近右
其位當秋脾於藏值春腎位在下於藏值冬此脾木
肺火心土肝金腎水與古尚書說合許慎異義用以
明月令正不殊於鄭乃鄭駁之者謂木火土金水有
位與氣之分以上下左右中之位言之則脾春肺夏
心中肝秋腎冬以金木水火土之氣言之則肝木心
火脾土肺金腎水月令以位言不以氣言然疾醫注

明以氣言則温木熱火涼金寒水五氣亦本五方言
之許氏以五行之氣言之亦未可駁耳特與素問醫
病之法所配有不同也淮南子精神訓云萬物背陰
而抱陽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
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高誘注云肺家朱雀朱雀火
也腎象龜龜水也肝金也又云膽爲雲肺爲氣肝爲
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高
誘注云膽金也肺火也肝木也腎水也心土也淮南
所配不以五行高氏强配之非淮南本旨然肺火腎
水心土肝金正同月令而肝膽並言則又以膽爲金

以肝爲木雜以素問醫病所用矣高氏注呂氏十二紀及時則訓並存兩說以肝木脾土爲用其所勝肝金脾木爲自用其臟而以自用其臟爲後一說然春木勝脾土夏火勝肺金秋金勝肝木爲用所勝固然矣而中央土何以勝心火至冬水宜勝心火而反用腎水何以通乎故月令之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不可用以醫病而以素問之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解月令亦不可矣許愼用古尙書說說月令以鄭注疾醫五氣通之未之有異也

命田舍東郊注今尙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

衍按尚書正義云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近閻徵君百詩王光祿西沚皆以宅嵎夷爲夏侯等書所作而古文作嵎鐵金壇段大令若膺據索隱謂古文作嵎夷今文作嵎鐵斥閻爲誤乃此注明作宅嵎夷而題曰今尚書正義謂今尚書夏侯歐陽等所傳者然則嵎夷爲夏侯等書鄭氏自言之矣孔穎達在小司馬前且索隱自言禹貢之嵎夷耳表出之以俟參考

掩骼埋胔【注】謂死氣逆生也

循按林氏起龍云是月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誠恐胔骼穢惡之氣隨天地之氣升降混合爲一有害人物故掩埋之此預補造化天無功也文人解爲澤及枯骨失其旨矣詎春月當澤及枯骨而夏秋冬之枯骨遂不當澤及哉林氏自論疫病與鄭注相脗合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

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

循按正義云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天為陰故云陰氣右行以日為陰氣非也淮南子天文訓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董子陰陽出入上下篇云初薄大冬陰

陽各從一方來陽由東方來西陰由西方來東至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至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入於申陰北還出於辰至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大鄭氏所云陽氣左行陰氣右行者此也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注云申之

氣乘之也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注云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值鬼鬼爲天尸仲夏行秋令民殃於疫注云酉之氣乘之也大陵之氣來爲害也未申酉戌亥皆陰而未申酉又爲鬼畢昴所屬大陵天尸之氣所佚故尤主疫素問岐伯引太始天元册文云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二十八宿角亢爲辰氐房心爲卯胃昴畢爲酉觜參爲申素天爲乙庚乙在卯辰之間故經亢氐庚在酉申之間故經昴畢蓋古以昴屬酉畢屬申也大陵積尸在昴畢即在酉申故乘酉之氣乘申之氣皆有疫陰主靜必承陽而動春夏秋三

時陰居無用之地不能自出惟冬月陰氣當權然在亥月子月陰氣在丑子其位陽不敢自强惟冬至後陽左行於丑陰右行於亥亥地純陰而季冬之月陰乘權於此在丑之微陽不足以制故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之送者送之速入於戌也葢陰至戌則陽出寅陽當令而陰氣無權也故注云强陰出害人陰氣之强莫强於十二月况又有虛危之氣助之也孟春陰氣右行至戌仲春陰氣右行至酉戌酉當春爲無用空虛之地酉雖昴分無以動之積尸之氣不能自佚惟季春陽左行至辰陰右行至申申爲

畢分而大陵積尸尙在其間適日於季春之中行於昴而由昴至畢大陵積尸之氣乘日之餘威而佚出於是陰氣之自酉至申者亦動厲鬼陰氣也遂亦隨而出故當季春難此在申之陰氣也孟夏陰行至未仲夏陰陽合於午季夏陰行至巳孟秋陰行至辰仲秋陰行至卯亦皆無用之地乃陰右行於卯陽則左行至酉而昴中大陵積尸之氣轉乘陽氣而動陰氣之在卯遂亦相應而出故此時難陽氣以達秋氣蓋陰氣因陽氣行於酉而厲難止陽氣使陰氣失其所恃則陰自伏於卯而秋氣自達於酉不致鬱而爲厲

也自此以後陽氣日損不足爲陰附陰雖強不能自動故陽自酉歷戌亥至子陰自卯歷寅丑至子皆無用其難矣季冬陽行丑季春陽行辰而陰氣乘日之所在黨合跋扈以鬱遏陽氣之行故直難止陰氣以達陽氣仲秋陰氣附陽氣以行其厲故轉難止陽氣以平陰氣此難陰難陽之義也日在昴畢虛危陽行至酉皆爲陰氣所乘而聖人得而消息之若孟春行秋令而申氣乘之季春行夏令而未氣乘之仲夏行秋令而酉氣乘之則陰氣隨政令之戾以動是氣之不正人得而治之氣之不正人得而擾之矣正義以日

行歷昴爲陰氣右行日爲太陽之精而指爲陰氣不亦怪乎

國有大恐注以水訛相驚

循按孟春行夏令國時有恐注云巳之氣乘之也以火訛相驚此季春行冬令國有大恐注云丑之氣乘之也以水訛相驚二注相例葢以三合言也巳酉丑皆金言之又屬金孟春爲寅寅火也季春爲辰辰水也以金乘火故爲火訛以金乘水故爲水訛

半夏生注半夏藥草

循按本草圖經云半夏二月生苗五月八月內採根

一云五月採者虛小八月採者實大然則生指根生今驗半夏苗誠生於春仲夏生者根也藥亦用其根不用其苗

不可以羸

注羸猶解也

循按釋文解古賣反則讀如毛詩夙夜匪解之解謂不可懈怠也羸通羸羸通累問喪身病體羸注云羸疲也玉藻喪容纍纍注云纍纍羸憊貌疲憊俱懈怠之意荀子富國篇云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累解卽羸解謂調和其解緩使之急疾也解緩與急疾相反故調和之楊倞引或說

解爲嬰纍解釋非也

其臭朽注氣若有若無爲朽

循按淮南子時則訓作其臭腐故釋文引說文字林云殀腐也殀或爲朽字乃高誘注呂氏春秋其臭朽云氣之若有若無者爲朽也與鄭此注同盍讀朽爲枵元枵虛也水空虛臭亦空虛正義謂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非鄭義也列子周穆王篇閧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張湛注引月令其臭朽朽與香作反對正謂腐穢之氣淮南葢本諸列子以朽作腐與月令遂異列子仲尼篇又云鼻

將窒先覺焦朽此朽則正若有若無之朽焦朽之臭微鼻覺之猶目之視秋豪耳之聽蚋飛若爲腐殅則臭之遠覺者矣此朽字張湛注云微而難別卽若有若無之謂也

水澤腹堅注腹厚也

循按腹厚釋詁文釋文腹本又作複呂氏春秋作復高誘云復或作腹釋名腹複也川壅爲澤水冰堅厚壅而不流故云水澤正義不明

禮記補疏卷一終

姪廷琮[illegible]校字

禮記補疏卷二

江都焦循學

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

循按管子幼官篇東方旗物尙青兵尙矛南方旗物尙赤兵尙戟西方旗物尙白兵尙劍北方旗物尙黑兵尙脅盾與正義引隱義異

則磬于甸人注縣縊殺之曰磬

循按方氏愨禮記解義云縣之如磬是也爾雅釋蟲蜆縊女詩俔天之妹傳云俔磬也俔猶蜆俔訓磬而

蜆爲縊女是磬爲縣縊之名

女有歸注皆得㝈奧之家

循按㝈㝈家奧溫飽之家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善哉膏粱士營生奧且博注廣雅云奧藏也顏氏家訓治家篇云南陽有人治生奧博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注則當爲明

循按上言所明所養所事此言則君養君事君故鄭改則爲明以就上陳氏澔禮記集說改明爲則以就下其實兩不必改古人之文多參差不相應

和而後月生焉注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

循按和卽合也謂合朔也日與月合朔而後月生明日爲陽氣天之所秉月爲陰氣地之所秉日月合則陰陽之氣合故云此氣和此者指上所云天持陽氣地持陰氣也正義謂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寒燠失所則月不得依時而生非也

不麾蚤注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齊人所善曰麾

循按麾釋文作靡云本又作麾毀皮反齊人謂快爲麾說文快喜也鄭讀麾爲快而云齊人所善所善謂喜之也麾字卽易撝謙之撝鄭氏注易讀撝爲宣方

言云逞苦了快也郭璞注云今江東人呼快爲愃相緣反一切經音義云宣古文愃同快旣呼爲愃則讀麾爲快與讀撝爲宣同也

君子達亹亹焉注達猶皆也

循按達之訓通通之義同於共故與皆近

鄉人禓注禓强鬼也

循按說文禓道上祭無强鬼之訓鄭蓋讀若殤楚辭有國殤篇云身旣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王逸注云言旣死之後精神强壯魂魄武毅長爲百鬼之雄傑也凡夭折曰殤昭十七年左傳子產曰匹夫

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注云强死不病也二十以下凶短折而死爲殤雖二十以上不由病死而死於殺害者與短折同其爲國死者爲國殤其匹夫匹婦不由國死亦殤也惟其强死故爲强鬼猶國殤之爲鬼雄强死之鬼爲殤與惡死之鬼爲厲其義一也春官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注云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其遺禮蓋始死之家望其魂强能返故以巫降之近里俗有回殃之禮卽此下禓誤禓爲殃也

天子樹瓜華【注】華果蓏也

循按爾雅華荂也又云芙薊其實荂呂氏春秋本味篇菜之美者壽木之華高誘注云壽木崑崙山上木也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以華訓實與鄭以華訓果蓏同

以移民也注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

循按孟子梁惠王上放辟邪侈孫宣公音義云丁作移考工記輿人飾車欲侈注云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韓非子解老云多費謂之侈年不順成則謹民財謹民財者欲其儉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對

上謹民財而言則謂不妨多費故曰移民移民者侈民也漢書富者奢侈美溢美之義正與侈同故注云移之言美也表記衣服以移之注云移讀如水氾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水氾移猶云水氾溢儀禮少牢饋食主婦被錫衣侈袂注云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以益釋侈益猶溢也天官追師注引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髲鬄衣移袂此水氾移之移卽侈袂之侈侈之爲益猶侈之爲美也美訓爲餘爲溢正義云醉飽酒食使民歆美失之遠矣鄭引豐年之詩以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所謂順成之方也因年豐而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卽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之意也
鄭葢謂祖妣之外洽及百禮百禮爲一切衆禮則以
秋冬之報所謂使之必報之也祖妣雖不豐年亦必
烝畀惟年歲順成斯不獨烝畀祖妣且通祀八蜡祀
祖之餘又通於蜡故爲美爲盆此引詩之義也孔穎
達但解爲酒醴進與祖妣謂烝嘗於廟之祭而不解
以洽百禮則鄭氏引詩之意亦失之矣
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
循按少儀車不雕幾注云幾附纏爲沂鄂也春官典
瑞瑑圭璋璧琮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圻鐖幾

三字通淮南子俶眞訓四達無境通于無圻高誘注云圻垠字也說文垠地垠也一曰岸也圻或从斤漢書揚雄甘泉賦紛被麗其無鄂注云鄂垠也後漢書張衡思元賦望寒門之絕垠兮注引廣雅云垠咢也咢卽鄂明帝紀十二年乙酉詔云莫測圻岸注云圻堮也堮亦鄂然則鄂與圻義相疊圻鄂者界限之謂也凡器物邊界或用雕刻或用丹漆如衣之有緣周帀於四圍故云附纏今木工造几案起邊線或細鏤文采以爲之邊圻鄂之遺制也文選西京賦前後無有垠鍔注引淮南子曰出於無垠鍔之門許愼曰垠

鍔端崖也無垠鍔即是無圻圍之界猶器之邊矣

管遴注管筆彄也遴刀鞞也

循按說文彄弓弩耑弦所居也借弓弩之彄明筆之有管廣雅鞞鞘刀削也易大有明辨晳也釋文鄭本作遰云讀如明星晳晳遰之爲晳猶遰之爲鞘也

笄總注笄今簪也

循按士喪禮以爵弁服簪裳於衣注云簪連也易朋合簪虞翻作戠戠即樴樴即橛荀子箴賦云簪以爲父喪大記君裏棺用雜金鐕大夫用牛角鐕注云鐕所以琢著裏疏云鐕訂也鐕與簪同古人所謂簪甚

所以釘物大言之同於楔小言之同於箴故合簪可

通作鍼而賦箴可擬諸簪也漢時始名笄爲簪故云

今也

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注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爲箴

管線纊有之

循按注不詳纊袠之義正義引熊氏云袠刺也以鍼

刺袠而爲縏囊又云明爲四物而施矣是以箴管線

纊爲四物皆貯於縏袠之中荀子箴賦云管以爲母

楊倞注云管所以盛箴故曰爲母婦人箴貯管中猶

男子筆彄管中既有管不必有囊矣施縏袠專承線

纊說文綫作綫縷纊同絖絮也是爲兩物袠同帙書衣也古人書用竹策有以包裹之爲帙綫可施以小囊綿絮宜用包裹緜謂縏以貯綫袠以裹纊管以受箴正義未然

免薧注免新生者

循按國語句踐誓曰將免者以告韋昭注云免乳也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生子爲免因而子初生亦曰免大戴記公符篇推遠稚免之幼志注云免猶弱也劉昭後漢志注引博物記孝昭帝冠辭曰推遠冲孺之幼志然則冲孺同於稚免堇荁枌榆新生者爲免

猶蒲之始生者爲蒻蒻之爲弱猶娩之爲免說文娩

免子也字林𪍿免子也娩之爲𪍿猶免之爲孺矣

濡魚卵醬注卵讀鯤鯤魚子或作攔也

循按說文卵部云卵凡物無乳者卵生不言其聲唐元度九經字樣以卝爲說文古卵字說文絲部云𢇁从絲省卝聲又門部云關从門𢇁聲由關之音以推卵則卵與攔同聲故詩甫田總角卝兮卝與變字爲韻毛傳以幼稺訓之正取卵之義蓋卵爲無乳而生之統名鯤爲魚子之專名音同相通故卵讀爲鯤

蜩注蜩蟬也

循按荀子致士篇云夫燿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楊倞注云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

范[注]范蜂也

循按郭璞爾雅注云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卽馬蠭今荆巴閒呼爲蟺木蠭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本草蜂子味甘平圖經云嶺表錄異載宣歙人取蜂子一房或五六斗至一石以鹽炒暴乾寄入京洛以爲方物翅足已成則不堪用今宣城蜂子掘地取之似土

蜂也

馬黑脊而般臂漏注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爲螻如螻蛄臭也

循按周禮內饔作馬黑脊而般臂螻鄭司農云螻蛄臭也此注本之讀漏爲螻乃周禮釋文引干寶螻音漏內病也蓋康成以漏爲螻令升以螻爲漏列子周穆王篇云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張湛取鄭注云螻蛄臭也螻蛄蟲即今之土狗方言螻蛄一名杜狗不聞其臭惡螻從婁說文婁空也釋名樓言牖戶諸射孔婁婁然也婁爲孔與漏義正同方言螻蟈秦晉之間謂

之蠹或謂之天螻蠹食物成孔而與螻之名通則螻之名螻亦取其能穴物成孔耳呂氏春秋愼小篇云巨防空螻而漂邑殺人注云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螻蛄則潰漏穿決至於漂沒閭邑溺殺人民也此螻卽漏字空螻卽孔漏也高誘解爲孔穴容螻蛄尙非是呂氏春秋盡數篇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螻動也邱光庭兼明書引道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此螻直卽是蠹孔戶樞動搖故不生蠹蟲致成孔穴若取義於臭則馬肉可云螻蛄臭隄防戶樞不可通矣此干氏內病之訓勝於司農謂內病成孔螻螻然也

賈公彥謂內則螻爲漏脫字於義無所取不知周禮之螻正用漏義爲漏孔非爲漏脫增漏爲脫則非義矣

必脄[注]脄脊側肉也

循按釋文脄音每徐亡代反夾脊肉易咸九五咸其脢虞翻云脢夾脊肉也釋文脢武杯反又音每鄭云背脊肉也說文同王肅又音灰廣雅云胂謂之脢廣韻脢脊側之肉重文脄同上

接以大牢[注]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循按正義云補虛強氣宜速以速解捷字也乃注以捷爲勝補虛強氣郎所爲勝不以捷爲速也

不以隱疾注諱衣中之疾

循按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隱也廣雅釋器衣隱也

君羔幦虎犆注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循按犆字與特同於義無取故讀如直方言祖飾謂之直衿漢書廣川王傳爲去刺方領繡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幦之緣似直衿直領故云直謂緣也幦形方其緣直而不曲取直道而行之直用其讀亦用其義也郊特牲云首也者直也注云直或爲犆首特

達宜作𣏌㑥直行宜作直

連用湯注連猶釋也

循按淮南子天文訓至于連石高誘注云連讀腐爛之爛連之爲爛猶漣之爲瀾蓮之爲藺也釋文連力旦反正讀作爛爛爲腐熟之義上文出杅屨蒯席注云杅浴器也蒯席澀便於洗足連字承上屨蒯席謂足在杅中洗出向蒯席之上摩莎使垢腐爛皴起然後用湯滌去此腐起之垢蓋先用湯漬足次以足踐於蒯席上摩莎使垢腐爛又用湯然後在蒲席上又加摩莎使水氣與垢迹悉去也鄭以爲猶釋者釋卽

澤也史記武帝本紀先振兵澤旅徐廣云古釋字作澤曲禮共飯不澤手注云謂汗生不潔也澤謂挼莎也澤或爲擇以手挼莎則手掌垢腐起故汗手不潔猶足挼莎席上垢起也詩與子同澤箋云襗褻衣近汗垢亦以近汗垢則與膚相摩汗垢沾於衣故衣即名澤也生民釋之溲溲淅米以手摩莎去其糠垢使米精潔猶摩莎手足去垢故云釋之也正義解連用湯云言釋去足垢而用湯爛旣以連爲爛矣又以釋爲釋去垢於義未明而解共飯不澤手云澤謂光澤也注明曰汗生謂挼莎則汗垢生若臨食使光澤則

不汙矣於義亦未明也

縞冠素紕【注】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　而素帶終辟【注】辟讀如禆冕之禆禆謂以繒采飾其側

循按覲禮侯氏禆冕注云禆之爲言禆也此讀辟爲禆讀紕爲埤與覲禮注互相發明於衣上益以緣邊故取義於益埤之埤說文紕氏人𦅾也於緣邊之義不合故讀若埤素紕乃素埤之假借謂縞冠以素埤益之也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閾門限

循拔出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正義云
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
並爲不敬此最可疑無論宮門之尊卽士庶之家出
入者豈有踐於閾上之事公門高其閾亦必高雖極
不敬何至登於其上以自高而不絜邪顧命大輅在
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考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
个應門二徹參个樂師注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
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然則門有車行
車行則閾不得置今官署門限每日必徹去以通人
行何至不俟其徹去而踐履之余嘗思其故此記文

鄭以不履閾屬賓入不中門貫下注云辟尊者所從則不獨中門爲尊者所從而此閾亦尊者所從葢閾與門限有別掩兩扉則用門限投於兩棖而不設闑啟兩扉則除去門限而設兩闑設兩闑則門分爲三其兩闑之間爲中門闑東闑西爲人臣出入所由則不設閾兩闑間則設閾葢兩闑卽連於閾上惟不入中門故不履閾此中門之閾惟君出入履之亦惟鄰國之君來出入履之不獨本國之臣不履此閾卽來聘之客亦不敢履此閾故下申言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闑東闑西無閾則由之兩闑之間有閾則

不敢踐所爲辟尊者之所從也惟有閾而兩闑居其
兩端乃有一定尺寸而闑依閾以固若無此閾無論
一闑兩闑將何所附正義謂中央豎短木作何豎法
邪撰之盍門限高必除去閾低不妨於出入云履云
踐謂度越之非蹴其上也雖無明文可以虛會士冠
禮及特牲饋食禮皆云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門中闑
西即兩闑間之東也此處有閾則闑外無閾也聘禮
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記云儐者立于閾外以相
拜亦閾在門中之證閾西二字緊屬門中謂爲門中
之闑西非門西之闑西也於是曲禮言大夫士出入

君門由闑右不踐閾可得而明」不踐閾所以由闑右由闑右所以不踐閾闑右卽闑西也由闑右則不踐閾由門中之闑西則必踐閾矣此注明連貫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八字而云辟尊者所從正義不知門有兩闑以爲自高不淨失之矣

而手足毋移注移之言靡迆也毋移欲其直且正

循按說文迆衺行也夏書曰東迆北會于滙禹貢釋文迆以爾反馬云靡也考工記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注云鄭司農云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

邪倚也弓人菑栗不迆則弓不發鄭司農云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邪行絕理者然則迆靡移三字義同靡迆疊言之耳靡迆移皆衺行故申言毋移欲其直且正正義云移謂靡迆搖動也宜直正不得邪低靡迆搖動也增出搖動非注義

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

循按釋文豚本又作豚大本反徐徒困反與遯音同腞即遯字也易中孚豚魚釋文黃作遯遯即遁遁與循俱從盾相通故讀腞爲循說文循順行也兩足遞

互而行各分左右不相遵順惟行於狹迮兩足不能分步則趾踵必相接左足之踵接右足之趾則動右足旋於左足之前以踵接左足之趾又動左足旋於右足之前以踵接右足之趾左右分步足自直前惟由後而前踵趾相接必旋轉如圈故爲圈豚言其圈而循也足趾離地而踵則曳地不舉於是裳之下齊拖曳於地如水之流蓋手執圭不能攝齊鞠躬而齊曳於地故其行如是鄭氏引論語執圭如有循明不執圭兩手攝齊則不如是行也方愨謂豚性善散圈之則聚陸佃謂豚行俯首宋人不識聲音訓詁之學

望文生意說愈新而愈戾釋文明作豚以爲豚豕失之遠矣正義云豚循也見衛湜集說汲古閣刻作豚豬也誣正義矣

雕篹注篹籩屬也以竹爲之彫刻飾其直者也

循按祭統夫人薦豆執校注云校豆中央直者也爾雅竹豆謂之籩豆中央有直者籩當亦然所謂飾其直者此也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蓋豆中央之校有似於柄故正義解鄭注飾其直爲彫鏤其柄喪大記食於篹者盥注云篹竹筥也釋文篹本又作匴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

各一匴注云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古文匴爲篹箱笥則無中央之直者而置冠之器同於籩屬之篹蓋冠置槃上槃上闊中亦有柄其狀近籩故其名同爵弁皮弁各一篹各用一冠槃舉之也篹與纂通纂卽蕝字束茅表位曰蕝亦作蕞束茅而立之其狀正同籩中之直然則篹卽籩中直柄之名撮而持之使高故所以立而持冠者亦以篹名之

般以椇注椇之言枳椇也

循按說文𥢶積𥢶也徐鍇云積𥢶不伸之意此枳椇卽積𥢶也荀子枸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枸卽椇

也宋玉風賦枳句來巢枳句即積椒言樹木曲橈者
鳥巢其上與下句空穴爲對李善以爲枳樹多句非
也詩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毛傳云枸枳枸楰鼠梓此
以鼠梓與枳枸並舉是爲木名如陸璣所云枸樹高
大似白楊有子本草所列枳椇是也此自木名正義
言椇枳之樹其枝多曲橈般組似之然椇自爲曲義
枳椇積椒自爲不伸般組之椇謂般組之足曲耳樹
之名枳枸亦取義於積椒非般組取義於枳枸樹也
正義迂矣詩正義又引宋玉枳枸來巢謂枸木多枝
而曲所以來巢宋玉泛指多曲之木非必謂枳亦非

必謂枳枸矣此正義引陸璣草木疏云椇曲來巢考齊民要術詩正義藝文類聚所引陸疏均無此語或亦引宋玉賦誤爲陸疏與宋玉賦之枳句可引以證此椇字陸疏引以證詩之枸則非也

干祫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

循按詩秩秩斯干傳云干澗也廣雅澗閒也說文閒隙也隙壁際孔也孔即空故干猶空

所且先者五注且先言未遑餘事

循按說文且薦也謂薦之於先以爲根本注用未遑二字似解且爲聊且玩下云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

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則先此五者非聊且之謂

絕族無移服注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

循按釋文移本或作施同以豉反移猶旁也此移字卽手足毋移之移謂邪迆也前云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自祖禰以及子孫直行者也由昆弟以及族昆弟邪行者也族昆弟之子邪行至此則無服故云無移服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岐注云施者邪施而行故疑或作施

不疑在躬注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

循按正義云旣問主人之道藝則己亦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衛湜集說遂以此句連屬上文乃鄭注則自爲章句耳服行所不知謂異常也身自處於妄欲人之信己難矣

執箕膺擖注擖舌也

循按曲禮注引弟子職曰執箕膺擖釋文擖作葉今管子弟子職作膺揲士冠禮加柶覆之面葉注云葉柶大端古文葉爲擖士昏禮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注亦云古文葉作擖柶匕也士昏禮下云面枋枋爲柄則葉爲扱醴處故云大端其形如葉亦如舌箕舌名葉而通

作攜亦此義也說文攜刮也攜之爲舌猶攜之爲刮矣

不旁狎【注】妄相服習終或爭訟

循按正義云旁猶妄也不得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言因狎而致訟也以旁訓妄非也此與不好狎注互相發明服習爲狎狎乃褻人何以致訟致訟之由在於旁狎旁之言溥也旁之言廣也於此人吾服習之於彼人吾又服習之原非心悅誠服第隨聲氣以爲依緣故爲妄相服習門戶之見嫉妬生焉故終或爭訟旁狎即好狎也正義說未是

枕几穎杖注穎警枕也

循按藝文類聚引蔡邕警枕銘云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說文傾仄也穎從頃與傾同聲警枕之名傾猶奋之欹者名頭筐也承上枕几而言卧之所憑爲枕坐之所憑爲几坐而欹卧者則穎穎之爲器蒼擁於後坐久倦怠欹倚於上取義於傾仄故名穎穎倚一聲之轉其背高仰可承首故有枕名後人用倚使背有所依首有所承即名倚乃穎之遺制亦穎之遺稱也玩蔡銘稱應龍蟠蟄蒼擁於後作其形如龍之蟠繞有翼者爲

應龍可見兩翼張於左右近世倚背圈裏而前正是其象高年之人久坐則倦須有穎以安之故云安居閑傾古文苑注引曹公操以小木圓枕警睡吳越備史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復用圓木小枕睡熟則攲由是得悟名曰警枕此名同於古而利取於曹與蔡邕所銘者大殊古取其安此取其不安義亦別矣釋文穎京領反警枕也又坰迥反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鄭注以穎爲警枕者所以別下文經文卻刃授穎之穎則以爲兩穎字字同而義異釋文以警枕之頴其旁下從火音京領反以授穎之穎其旁下從禾

音役頃反則字異而音亦異然則岳氏所見釋文作熲與正義本不同然穎義取傾形卽同於頃筐張端義貴耳集校椅栲栳狀或從禾或從火皆傾之假借也穎通爲隱孟子隱几而臥趙岐謂隱倚其几警則穎隱聲之譌耳李尤讀書枕銘云聽政理事怠則覽書傾倚偃息隨體與居此云傾倚亦以枕名盇卽穎類也

刀郤刃授穎削授拊注穎環也拊謂把

循按釋名刀到也其末曰鋒其本曰環史記平原君列傳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

特末皃而已末謂錐之鋒則穎謂錐之本卻刃授穎謂卻末授本其本曰環故穎即環也今人於錐本亦作環釋文削音笑考工記魯之削釋文削如字李思約思詔二反思詔即音笑也又築氏執下齊注大刃削殺矢鑒燧也釋文削如字李音笑築氏爲削注云今之書刀說文削鞞也鞞刀室也此削授柎乃書刀故有把釋文音笑用李軌周禮音也

會同主詡【注】詡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

循按說文詡大言也汎以爲大言恐涉於夸詐故以敏而有勇明之又舉國佐明國佐舉四王五霸以折

晉人是大言也晉人欲蕭同叔子爲質盡東其畝破之以禮德是敏請背城借一而不屈是有勇國佐言而魯衛懼晉人遂平故會同主之禮器德發揚詡萬物注云詡猶普也徧也普亦大義

數噍毋爲口容注口容弄口

循按曲禮毋刺齒注云爲其弄口也前運勿澤劒首注云運澤謂玩弄也澤爲挼莎然則弄口謂手弄其口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提猶絕也

循按下折九箇注云折斷分之也廣雅絕斷也此注

讀提爲折故云猶絕也檀弓吉事欲其折折耳注引詩云好人提提以提提明折折是提卽折也說文哲知也本草知母一名蝭母范子作提母然則提與知通提之爲折猶知之爲哲也又說文提挈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挈三神之歡應劭曰挈絕也挈訓絕卽提之訓絕亦其證矣

禮記補疏卷二終

孫授易詩校字

禮記補疏卷三

江都焦循學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也

循按當其可之謂時觀者示也當其可因有所示所以能使之悱憤若徒弗語而無所示抑有所示而不當其可則何從而悱憤乎正義以時觀爲教者時時觀之之解說未明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

循按說文衣依也白虎通云衣者隱也漢書藝文志詩賦家有隱書十八篇師古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

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韓非子難篇云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呂氏春秋重言篇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高誘注云讔謬言下載成公賈之讔云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曰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悅史記楚世家亦載此事爲伍舉曰願有進隱裴駰集解云隱謂隱藏其意時楚莊拒諫故不直諫

而以鳥爲譬喻使其君相悅以受與詩人比興正同故學詩必先學隱也其後淳于髡鍾離春東方朔皆善隱淳于髡事與成公賈同司馬遷以爲滑稽蓋未識古人之學矣

強而弗抑注抑猶推也

循按正義云謂師微勸學者使神識堅強師當隨才而與之使學者不甚推抑其義而教之此於強抑二字說之不明強謂勉也推謂擠排之也勉其所未知未能其有所知有所能不擠排之呂氏春秋誣徒篇云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則

從而抑之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注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舂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旣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爲松

㮚按從容有二義其一楚辭懷沙孰知余之從容王逸云從容舉動也是也其一詩都人士序從容有常箋云從容謂休燕也是也二義皆不煩讀從如舂正義云舂謂擊也以爲聲之形容言鐘之爲體必待其擊每以舂爲一容此以舂容二字分說其義穿鑿無聊殊非鄭義試仍於注求之則注明以重撞擊三字

解舂容二字下又申言之謂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復問與重撞擊正相應復亦重也凡撞鐘其聲悠長不卽盡今待問者小叩小鳴大叩大鳴亦不卽盡說之待其意有所進而復問乃以前未盡之說極說以盡之如始撞鐘之一聲悠長未遽盡待重撞一聲此聲合前未盡之聲極成其盛而後盡之注義明白可按然則重撞擊三字擊字解撞字重字解舂容二字待其舂容卽待其重撞舂容者重字之緩聲從容不能翻重字故必讀從爲舂舂容之爲重猶終葵之爲錐之焉之爲旃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卽待其重

然後盡其聲也容訓爲寬廣雅亦訓爲貌說文頌字即由貌之訓而疊呼之爲從容則訓舉動由寬之訓而疊呼之爲從容則訓寬裕二義皆由容字引申之舂容則由舂字引申爲重引左傳取其聲不取其義正義以舂爲撃失之遠矣其解然後盡其聲言善答者以待其一問然後一答乃後盡說義理則是不待復問卽是不待重擿撃與注全然反背可謂之楚而北行矣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循按耳之於聲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皆性也禽獸不能審聲故知聲而不知音衆庶能審聲不能審音故

知音而不如君子之知樂衆庶不知樂不能自平好惡君子知樂則制禮樂以教民平好惡性衆庶能審聲即能變化於禮樂刑政所爲同民而出治道者以衆庶之能審也若禽獸全不能審故犬馬之性與人殊而非禮樂政刑所能教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注】言性不見物則無欲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注】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形猶見也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生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注窮人欲言無所不爲

循按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人欲卽人情與世相通全是此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以所欲所不欲爲仁恕之本有己之欲而不通乎人之欲是爲窮人欲窮人欲猶云不通人情聖人通天下之志正賴以己之欲不欲絜矩乎人之欲不欲所謂反躬也人生而靜首出人字明其異乎禽獸靜者未感於物也

性已具於中是天賦之也感於物而有好惡此欲也卽出於性欲卽好惡也物至知知二句申上感物而爲欲也知知者人能知而又知禽獸知聲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姸而惡醜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惡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惡腐也非不知聲不知好淸而惡濁也惟人知知乃有好惡有好惡乃有欲有欲乃能反躬故人之性善反躬則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也不反躬則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也好惡生於欲欲本於性故云性之欲理者

分也人各有性即人各有欲是天所分畀諸人而不私於一人者也故通其欲而欲不窮合其理而理不滅聖人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斯不肯絕欲夫不能推己之欲以及人之欲固人欲窮絕己之欲而不計人之欲亦人欲窮人之欲即天所分之理故欲窮則理滅也窮之言絕也弱爲強脅寡爲衆暴愚爲知詐怯爲勇苦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人之欲絕矣

方以類聚【注】方謂行蟲也

循按下文樂行而民鄉方注云方猶道也射義注云

道猶行也是方有行義與物對言此為物之行者故
云行蟲也
感條暢之氣注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循按感為撼之省廣雅撼動也說文作撼搖也
德者性之端也
循按性之端猶孟子言仁之端義之端端首也性不
可見而見端於德正義云端正非是
石聲磬注磬當為罄字之誤也
循按釋名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釋文磬口挺
反一音口定反磬口定反罄磬古亦通用罄磬即論

語子擊磬之硜硜史記樂書石聲硜

致右憲左注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

循按以至明致至卽輊也故憲爲軒

則易直子諒之心注子讀如不子之子

循按書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正義引鄭注丕讀曰不又云愛子孫曰子此不子葢指是虞書作子弗子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讀爲褒褒猶進也

循按上文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反與進對此不言進言報報無進義故讀爲褒而以

爲猶進也裒卽裒多益寡之裒裒聚也鄭氏注易作捊捊取也釋名取趣也趣卽趨趨卽驟驟亦與聚通少儀毋拔來毋報往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拔報皆疾也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說文赴趨也从仆仆从卜聲與裒聲近趨爲疾行故赴義爲疾疾行亦進也故裒有進義讀報爲裒猶讀報爲赴也其實報者復也復與反對進與退對前言進此言報明進卽是報卽明反卽是退古人互相發明之妙正不必讀報爲裒乃爲猶進矣

內子以鞠衣褎衣素沙注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

循按釋名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襈緣也靑絳爲之緣也謂有袿之袍下有緣裏用重繒以重繒明袍之有裏襈兼言之耳釋文襈士眷反與緣音近下纁衻釋文云衻字又作納而占反裳下襈也正義云衻裳下緣襈也

繭衣裳注繭衣裳者若今之大襡也

循按釋名襡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荊州謂禪衣曰布襡亦曰襜襦言其襜襜宏裕也正義云纊爲繭

謂衣裳相連而緜纊著之也衣裳相連本大襦言
中路嬰兒失其母焉注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
循按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胷前曰嬰抱之
嬰前乳養之也或曰嫛婗嫛是也言是人也婗其嗁
聲也故因以名之也嫛婗卽鷖彌卽小兒啼聲蓋言
之爲嫛婗爲鷖彌謂嫛爲是非也此記嬰兒但作小
兒解非卽以嬰爲失母之啼聲鄭以鷖彌解小兒所
以名嬰之義以其啼聲故其啼號二字自解何常聲
句非仍指嬰字也蓋嬰之本訓爲頸飾說文無涉於小
兒其得名嬰猶鷖彌也玉篇引蒼頡篇云女曰嬰男

曰兒

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注】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循按說文辟法也其訓邪者則讀爲僻此注居惡人之中解其所與遊四字使之犯法解辟字鄭自訓辟爲法惡人之義包寓所字中不解辟爲邪也正義云所與交遊是辟邪之人故犯法爲盜是一辟字兼邪法兩義矣

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注】榮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

循按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集解云危棟上也索隱云禮云中屋履危蓋升屋以避兵也棟上也屋脊其處最高故名危屋脊故可騎上平則可履矣元人熊朋來經說謂大記言東霤注云危棟上也竟以危棟上三字爲解東霤失之

君設大盤造冰焉【注】造猶內也

循按造與聚通謂聚冰於盤中也內卽納字造無納義故云猶內譬況之也正義謂造是造詣凡造詣者

必入於內鑿矣

御者差沐于堂上【注】差淅也淅飯米取其瀋以爲沐也

循按沐卽瀋也故云取其瀋以爲沐因爲沐所用故

卽名之爲沐差沐者差摩之以爲沐也下云君沐粱

大夫沐稷謂君之沐用粱差之大夫之沐用稷差之

管人受沐卽受此沐也管人授御者沐亦卽授此沐

也下云乃沐沐用瓦盤始作沐浴解儀禮士喪禮云

外御受沐入注云沐管人所煑瀋也史記外戚傳竇

廣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索

隱云沐米瀋也謂乞瀋爲弟沐也此兩沐字上沐字

正御者差沐之沐下沐字爲沐用瓦盤之沐正義未

詳析

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爲溢於粟米之法一溢

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循按正義云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

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

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十

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叅以成四

百六十銖惟有十九銖二叅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

分升之一孫子算經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

絫十絫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
十斤爲一鈞四鈞爲一石四鈞爲一百二十斤故一
百二十斤爲一石以每斤十六兩通之是一石爲一
千九百二十兩一斗爲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爲一十
九兩二錢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不以十錢爲兩故云
一十九兩有奇爲一升以一十九兩二錢乘二十四
銖得四百六十銖零八絫正義云八叅乃卽八絫也
於四百八十銖減去四百六十銖零八絫餘一十九
銖零二絫正義云以成四百八十銖成字乃減字之
譌也又云惟有十九銖二叅在二叅卽二絫也置一

升四百六十銖零八絫以二十四除之確得十九銖零二絫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爲四百八十銖卽是二十兩也此疏作叄儀禮旣夕疏作絫夢溪筆談辨證篇云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叄今蜀郡亦以十參爲一銖參乃古之絫字恐相傳之誤耳然則賈氏儀禮疏作絫爲正唐初已誤絫爲參孔穎達不知改正直以市俗叄字入於經疏而不知謬傎矣至減字譌成自衛混集說已然歷來校者未有以正之特爲詳焉甄鸞五經算術云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爲積一千九百二十兩以溢法二十兩除

之得九十六溢爲法以米一斛爲百升爲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法俱再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稱法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石有一百二十斤也所以名斛爲石者以其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故也此不用銖法而用石法以九十六溢除百升每溢一升除去九十六升尚餘四升故云不盡四升半其四升爲二升再半其二升爲一升半其九十六爲四十八再半其四十八爲二十四二十四分升之一即九十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爲二十四分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劉徽九章算術約

分列方田鄭以爲粟米者本謚法石法言之也算法宜依甄鸞其數以正義參之可明耳

結絞不紐

循按紐今俗所謂活結不紐今俗所謂死結

瘞埋於泰折【注】折炤哲也

循按易大有傳明辨哲也虞翻作折

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注】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

循按抱朴子對俗篇引玉鈐經中篇云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太平御覽引萬畢術云竈神晦日上天

白人罪潛夫論忠貴篇云文昌奠功司命舉過

焄蒿悽愴注焄謂香臭也蒿謂氣烝出貌也

循按焄通葷亦通薰薰爲香氣故云謂香臭猶云其臭香也正義以焄蒿悽愴專屬百物以爲或香或臭非注義也焄蒿與悽愴皆雙聲字焄蒿葢謂其氣之溫和悽愴謂其氣之肅穆薰𤋮同字薰爲香氣𤋮爲氣烝出注互見之耳

見以蕭光　見間以俠甒注見及見間皆當爲覸字之誤也

循按釋文見間依注合爲覸字音間廁之間雜記𥉁

氣脅衡賓見閒釋文亦云一解云鄭合見閒二字共爲覸字雜記注云賓見閒藏於見外梈內也彼處見閒二字鄭未合作覸也鄭以覸爲雜卽閒雜覸亦通作閒

風戾而食之 注 風戾之使露氣燥

循按釋文戾力計反燥也正義云戾乾也戾何以有乾燥之義戾與暴義同說文暴晞也爾雅釋天云日出而風曰暴以戾通之於暴則暴有虐義以暴通之於戾則戾有晞義

易之失賊 注 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

近於傷害

循按鄭氏以爻辰說易未知易教所在論語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正可與此經相證易重有孚孚者信也故以中心誠實爲主然必以變通爲利徒知誠信不知變通即與好信不好學者等故賊賊者害也害則不利故信必近於義義則絜靜精微而不失之賊矣

故衡誠縣注誠猶審也或作成

循按誠無審義以下君子審禮則誠縣誠陳誠設既與審禮爲比例故謂此言誠猶彼言審也誠實也即

審其實與不實故不可欺不可誣誠審亦互辭矣又云或作成成平也平與辨通成縣爲平縣卽是辨其縣亦卽是審其縣故以或作成明其與審義同也

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注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

循按正義引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字皆爲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字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此得之乃正義不用別爲說云上固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蓋以注中故字爲解不固固字然若是於不字何以達

注中故字乃會不字爲得字而明之經文反言注正

言宜依皇氏陸佃云寡人固句言寡人以固故得聞

此言若不固安得聞此言也

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注】志讀爲識識知也冥煩

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

循按寡人惷愚冥煩爲句注以惷愚易解故但解冥

煩冥猶迷也理者條理孔子之言條理詳備哀公不

能明了故云冥煩謂迷惑於條理而心爲之煩亂也

惟惷愚所以冥煩冥煩者我不明也子識之心者子

自明也我不能明此條理而至於煩故欲夫子要言

使易行要言二字從煩字生出非從志字生出近人每云頭緒太多我不明白此冥煩不能明理之謂也

領惡而全好者與【注】領猶治也

循按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注云領猶理治也領理一聲之轉釋名云令領也理領之使不得相犯也廣雅云令禁也

橫從其畝【注】橫從橫行治其田也

循按毛詩傳云衡獵之從獵之釋文引韓詩從作由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此注以從爲行與毛韓異廣雅云從行也

費而隱注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

循按釋文費本又作拂詩皇矣四方以無拂箋云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佹通詭訓戾亦訓譎上文素隱行怪注云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佹譎佹異也既以佹明怪又以譎明佹既以佹譎明行怪又以佹明費蓋謂隱不可佹仕亦不可佹也心鄉於隱則無論可隱不可隱而一以隱爲鄉則其隱爲佹此不可一於隱者也若可隱而一以不隱爲事則必佹道佹而仕所謂佹遇也君子之道若必佹而乃得仕則君子不仕矣故云費而隱此不可一於仕者也道不

費則仕言不偭遇則仕不論世之治否孔孟固栖栖於春秋戰國矣不肯偭遇故不仕也正義云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以費指世非注義素隱至費而隱當爲一章

故栽者培之【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栽或爲兹

循按詩大明文王初載毛傳云載識毛讀載爲識此注讀栽爲載卽讀栽爲識識與殖音通可訓爲殖也識之爲殖猶樴之爲埴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注】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

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

循按易繫辭傳曲成萬物而不遺荀爽云曲成萬物不遺細微也細微是小之又小也曲成則由至大以及至小而不遺致曲則由至小以及至大而能化表記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注云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此注所云於有義焉而已即表記有義有義無仁故爲曲非性即不能盡性

口費而煩注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費或爲

哱或爲悖

循按孟子言分人以財謂之惠說文費散財用也分人以財則必散財用故費惠義近論語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爲惠而不費此惠而不必分人以財孟子以可以與可以無與與爲傷惠惠而傷惠即費矣此注訓費爲惠申之以口多空言則徒有惠愛之言而終無分與之實其取怨咎深矣費之爲悖猶弗之爲孛紼之爲綍悖爲誖之重文哱蓋即誖字言悖而出不俟煩數而已得咎此承君子溺於口故不用悖義而已爲猶惠也

續衽鉤邊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烏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

循按裳前後皆正幅其旁用斜幅分於左右使前後相屬是爲續衽注文甚明惟鉤邊注以曲裾明之漢書江充傳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此言曲裾之制甚詳葢衽屬於前後正幅曲裾又屬於前衽而交於後衽前衽與後衽相屬其一旁衽與衽相連其一旁衽不能與衽相連故

別用一幅屬於前衽而揜於後衽衽與曲裾皆邪裁
衽上狹下寬曲裾上寬下狹不可使一旁有一旁無
於其一旁衽雖與衽相連而前衽亦用曲裾揜於後
衽兩邊俱有曲裾揜於後之左右皆上寬下狹合之
故似燕尾就兩邊而合觀之似燕尾就一邊而分觀
之則似鳥喙故讀鳥喙必鉤之鉤鉤卽句謂銳角似
鳥喙則銳之至者也一正幅邪解之使寬頭向上狹
頭向下其銳形誠如鳥喙之鉤矣衽爲前後正幅之
邊此左右兩曲裾又爲前兩衽之邊邊以盡處言之
兩曲裾揜於後不更有續之者故名爲邊邊卽曲裾

之名在漢時謂之曲裾在古直謂之邊耳所以屬此衽者在此鉤邊正義謂一旁連之相著一旁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然則何以有燕尾形宜以如淳之說申鄭注也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注〕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

循按劉徽九章算術商功篇云今有圓囷高一丈三尺三寸少半寸容米二千斛問周幾何術曰置米積

尺以十二乘之令高而一所得開方除之即此圓囷求周術也故甄鸞五經算術云斛法一尺六寸二分上十之得一千六百二十寸爲一斛積寸下退一等得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積寸倍之得三百二十四寸爲二斗積寸以腹脩五寸約之得六十四寸八分乃以十二乘之得積七百七十七寸六分又以開方除之得圓周二十寸餘四十八寸六分倍二十七從方法得五十四下法一亦從方法得五十五以三除二十七得九寸又以三除不盡四十八寸六分得一十六寸二分與法俱上十之是壺腹徑九寸五百五

十分寸之一百六十二毋與子亦可俱半之爲二百七十五分寸之八十一葢方田之術周自乘十二而一得積此平圓周求積也今積求圓周故十二乘之也圓垛壔周求積周自乘以高乘之十二而一此圓囷周求積也今積求圓囷周故以脩五寸約之也以五寸約之則圓囷變爲平圓十二乘之仍卽圓周自乘之數也得數開方之是由圓周自乘之數求得圓周也立圓居圓囷四分之三鄭以容斗五升之腹爲圓丸形故三分益一得圓囷之象五曹算經倉曹以一尺六寸二分爲斛法葢平方一尺高一尺六寸二

分立方一尺得積一千寸平方一尺高六寸得積六百寸平方一尺高二分得積二十寸故上十之得一千六百二十寸一斛十斗今二斗故得積三百二十四寸古率徑一周三鄭氏用之也鄭用開方求得二十七寸不盡故云二尺七寸有奇甄鸞以餘積命分故爲壺腹徑九寸五百五十分寸之一百六十二正義不採甄鸞之數又不詳圜積求周之法文多煩費莫識其要至以壺腹三分益一成圜囷必爲圜囷乃可以脩五寸約之得平圓得平圓乃可求周鄭氏通九章其注未有失誤李淳風與孔穎達同時其校劉

徵甄鸞等書極詳明當時曷不訪問之刺刺於圓求

方方求圓何哉

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

循按淮南子說山訓百人抗浮高誘注云浮瓠也毛詩傳云匏謂之瓠春秋盟于浮來穀梁作包來易以杞包瓜王弼讀作匏瓜

毀方而瓦合【注】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

循按漢書陳湯傳云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瓦本有圭角不可合

毀去圭角而瓦乃可合方卽瓦之方瓦有圭角則大

毀去圭角則小故云小合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

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　此之謂

挈矩之道【注】挈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

術按周禮挈壺氏注挈讀如挈髮之絜說文挈縣持

也釋名挈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挈絜結三字通挈

有持執之義故鄭以執持申言之結之義爲約故挈

亦訓約以法約之所以爲恕使上下前後左右合而

爲一如契之相約也算術以如法而一爲約數之不

齊者約之則齊挈法猶之云約法耳

與爲人後者注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旣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

循按士昏禮記云子有吉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古文與爲豫此釋文與音預葢已有爲後之人而此又兼之注以爲猶奇者兼則疑於宜之奇爲卦扐之餘則不當與於正揲之數矣與不訓奇故云猶奇兩人相兼爲偶此兼之轉爲奇如指有六不爲偶而轉爲枝矣

禮記補疏卷三終

姪廷琥謹校字